

20年撰就厚重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专著。

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破茧成蝶

■杨海鸥

谭惠娟的《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一部厚重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专著,凝结了作者20年孜孜不倦、学海泛舟的苦心 and 智慧。这期间,作者先后两次作为教育部公派访问学者分赴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和哈佛大学进行深造和研究,该专著初稿早在2007年便已完成,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由于在非裔美国文学方面取得的出色成就,作者又于2013年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和重大课题,但也是没有把该著交付出版,而是继续皓首穷经、焚膏继晷地修正、探索。20年来,以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为轴心,谭惠娟在文学、翻译、历史、文化、族裔、音乐、人权、哲学等领域一路探根究底,纵横捭阖,取得了公认的突出成就,也在由此编织的融会贯通的宏大视野中完成了《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

拉尔夫·埃利森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非裔作家、非裔文学评论家,还是20世纪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开拓者。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对埃利森的研究只是孤立地就《无形人》论无形人,未能结合《六月庆典》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说和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对其创作道路、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进行完整而系统地考察;未能把埃利森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进行比较;也未能结合埃利森关于美国文化的评论,系统地研究他的文化思想等等。而谭惠娟教

授的研究则高屋建瓴,难能可贵地弥补了这些学术遗憾。因而,《拉尔夫·埃利森研究》的问世具有补缺填空的重要意义,也是中国百余年来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多维度研究范式的宏观视野。该书视野宏阔,思想深远,创新意识独特,编织了一种“多维度研究范式”。作者不局限于就埃利森论埃利森,就非裔文学谈非裔文学,而是将埃利森置于美国历史、美国黑人文学文化发展史、美国主流文学史和美国黑人身份认同的民族斗争史等纵横交错的思想洪流中进行研究。以小见大,从大析小,概述精辟,解析透彻,查漏补缺,谭惠娟充分肯定了埃利森在美国非裔文学创作和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该著谦虚地但却凿凿地告诉学术界:埃利森一生中虽然只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无形人》和《六月庆典》,但每一部都是经典,都是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无形人》是美国黑人文学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六月庆典》是美国黑人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一代文学巨匠拉尔夫·埃利森在谭惠娟的笔下诞生了,虽然早就存在于文学的星河中,但通过谭惠娟的手,挖掘了他,使我们看到了埃利森的伟大,看到了埃利森对美国非裔文学及其美国多元文化的巨大贡献。

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的纵向考察。《无形人》与《六月庆典》能成

为美国黑人文学的两座高峰并不是孤立的、突兀的,谭惠娟通过对埃利森的文学创作道路进行纵向考察,将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与中后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及其他卓越的文学批评论文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揭示了其创作主题的灵感、创作手法的传承和变异。该著辨析道,“埃利森只是早年受赖特为代表的黑人自然主义抗议小说的影响,但不久即与之产生分歧”;因为赖特习惯“用仇恨的目光审视白人乃至整个社会,而埃利森则是抱着让黑人和白人融为一体的愿望来观察和思考的”。从该著的批评分析中我们看到,不是对抗,也非退让,不是沮丧,更不是歧视和偏见,而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理解融合”成为了埃利森在其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也成为了他在现实中要争取的、在创作中要成就的一种美利坚民族出路和美利坚民族文化,这种主题的展示使埃利森的创作具有了“一种以文化研究为导向的、具有辩证性和内在性的现代主义特质”,使《无形人》成为了世界上艺术性最强政治小说。

谭惠娟认为,《无形人》的中心隐喻“无形性”是埃利森对美国黑人文化及其价值长期思考的结果,这一隐喻标志着美国黑人文学创作由注重意识形态的抗议小说,朝注重艺术美学的现代小说转向。《六月庆典》的中心隐喻是“整个美国民族的堕落”。主人公布利斯对他的黑人教父,也是他的养父希克

曼的背叛是一种“堕落”,这象征着对美国重建的背叛,也象征着整个美国民族的堕落。由此,埃利森将布利斯的曲折经历与悲剧结局上升为由种族歧视和冲突带来的民族灾难,“把黑人与白人的相互理解和平等相处提到了事关整个美利坚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埃利森创作主题所体现的这种超前预见性使埃利森成为“迄今为止美国最深刻的文化批评家”。可以说谭惠娟对埃利森创作主题的分析揭示了埃利森文学思想的灵魂,展示了埃利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超艺术手法。在当今世界上风云密布的复杂局势下,“理解融合”主题的揭示提升了埃利森小说的思想深度,也使得《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目前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的霸权政治是行不通的,习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才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出路。

“布鲁斯音乐旋律”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中,谭惠娟运用自己娴熟的音乐知识揭示了“埃利森风格”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恰似“布鲁斯音乐旋律”的艺术表达方式。埃利森成功地用黑人音乐的表现手法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形式中,“《无形人》和《六月庆典》音乐的语言和音乐般的格调与黑人音乐的蓝调曲风相吻合,小说中的谐音、词尾重复、和谐的对比、对

称、创造性意向的黑人语言、双关语等频频使用,使作品极富音乐感。”这些分析,让即使没有看到原创小说的读者似乎也领会到了埃利森小说叙事的意义,听到了身为黑人的小说人物备受欺凌、生无可恋,但却还是艰难求生,企望民主、平等、自由的明天到来的忧郁曲调。“小说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但每一章都像是忧伤的爵士乐旋律,随着故事的推移反复演奏,不断加强与在变化中升华。”也就是说,布鲁斯音乐旋律代替了故事情节,旋律的变化推动着故事的进展,读者可以根据旋律的变化、语言隐含的音乐特性来理解小说的意义。谭惠娟“布鲁斯音乐旋律”的艺术表达方式的揭示,让埃利森小说含混复杂的艺术手法最终趋于明朗清晰,也为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埃利森的经典之作带来了福音,使何为埃利森式风格的主要表达方式这一争论已久的含混问题得到落实,也把拉尔夫·埃利森的文学地位推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文学高度。

一面多棱镜的埃利森。《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涉及范围之广、资料之多、信息量之大、论述之精粗远非以前学术界对埃利森的研究成果所能媲美的。即使文学界,也很少有针对某一位作家的研究能像《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一样从如此多不同的背景和视角去深度关照和分析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从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弑父”理论的视角,谭惠娟为埃利



《拉尔夫·埃利森文学研究》,谭惠娟著,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定价98.00元

森新黑人文人《无形人》的诞生穿起了一根世界文学的长线:从克里托弗·马洛和莎士比亚,到济慈和丁尼生,再到柯勒律治和王尔德,重点落到与理查德·赖特与詹姆斯·鲍德温、欧文·豪、爱默生、斯蒂芬·克莱恩、马克·吐温、巴赫金、T·S·艾略特和福克纳等作家的比较研究,谭惠娟以多棱镜似的多维视角剖析埃利森,透过多棱镜的埃利森,美国社会的天光云影得以呈现,埃利森也在这天光云影之下被照得通透。读者也在阅读审美中登上了拉尔夫·埃利森这座美国非裔文学的巅峰,也领略了多元文学和文化的山川脉络。

我觉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哲理范式是这部批评巨著达成的艺术效果,也是非裔文学批评家谭惠娟的学术信仰和一路走来的坚实脚印;在她奋力攀登高峰的路上,中国有百余年历史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终于破茧成蝶。

再现了王富仁对左翼文学的关注。

追寻左翼文学的真精神

■康斌

1980年代的王富仁,是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凭借《〈呐喊〉〈彷徨〉综论》,他率先从“思想革命”的角度重新解读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并通过强调回到研究对象自身,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判断标准。然而1990年代的王富仁,更像是“左翼文学”的坚定捍卫者。当左翼作家纷纷被请出经典作家排行榜,当社会舆论开始讲究“圆通”“优雅”时,他却一再强调左翼文学真诚而有力量,高扬左翼文学“反文化专制”的批判精神,并将其视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支柱”,进而成为“重构中国文化总体格局”的重要推动要素。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以理性思维见长的启蒙思想拥护者为何要反复激情言说中国革命与“左翼文学”?是否如汪晖所言,“以一个老启蒙者的姿态表达了对革命忠诚”?兼顾旧作集结和遗产性质的《端木蕻良》在2018年的出版,再现了王富仁对左翼文学的关注,也以更加鲜明的问题意识回应了我们上述的疑问。

首先,要借重端木蕻良小说价值,确认左翼文学的文学性。

左翼文学在成长过程中,的确出现过一些概念化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文学性永远绝缘。众人皆知,左翼文学具有强烈的将文艺审美诉诸政治实践和现实变革的意志,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以回避或否认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左翼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他们认为:“企图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提高左翼文学意义的想法,显然和左翼文学的本质相违背。”但王富仁显然不以为意。他有着自己的评判文学价值的准绳,主张“一个作家内在的心灵感受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就是衡量他的作品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而端木蕻良创作于1930年代的《科尔沁草原》经得起这一标准的考量。通过大家族子弟丁宁的形象,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现代城市教育获得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踌躇满志,也看到了他在重返封闭落后故乡时的孤独无助,更看到了他在不得不使用来自祖先的残酷智慧时的痛苦无力。被王富仁视为“精品中的精

品”的《遥远的风沙》也经得起这一标准的考验。在这部被司马长风称为“具有鬼才”的作品中,一个欺压平民百姓的土匪,却在关键时刻为了拯救英雄和他的部队而献出了生命。此外,王富仁还罗列了《雪夜》《被撞破的面孔》《可塑性的》《三月夜曲》《初吻》《早春》等篇目,认为它们有资格作为中国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世代流传下去。

当然,此书主旨并不限于臧否一人之文学得失,而是在肯定以端木蕻良为代表的充满浓郁民族精神和北方硬汉文化特征的东北作家群;意在肯定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意在以其“在题材的开拓,力美的创造,社会历史意识的注入,与民族命运同步起伏发展的感情情绪,长篇小说新的结构模式”等方面的巨大贡献,质疑1980年代以来在“新启蒙思潮”裹挟和“纯文学”旗帜引领下对左翼文学的盲目轻视和对非左翼文学的有意追捧。

其二,是借厘定东北作家群的文学特性,突出左翼文学的文化特

性。王富仁看来,左翼文学之“真”不仅是其文学性的根源,也是我们用来反思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化霸权和感受霸权的必要武器。

王富仁曾盛赞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东北作家的真诚,认为他们“是在人生之中感受人生、体验人生、表现人生”,因而他们的作品“在30年代的各个文学流派中,最没有假道学气也没有才子气”。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在历史和现实中都看到了学院派文化的自我中心化的局限。在民国历史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始终将东北问题看作是“一个只需要和只能靠政权去解决的政治问题,而不能感同身受那些沦落绝境的东北人民的真切痛苦”;在当下现实中,部分知识分子沉浸于学术GDP的数字增长,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安稳生活,害怕带刺的东西,拒绝崇高的激情。两者共同的特点是,将自求的文化目标视作现代中国唯一的价值标准,进而忽视了广泛社会民众的精神诉求。与此相反,正是在学

院派对异己霸道和对现实无力之处,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为东北作家提供了抒发愤懑情绪和粗犷声音的主渠道。

其三,是借左翼文学的文化特性,反观左翼文学内部的复杂性,追寻更有力量的左翼文学精神。

今天一些人认为左翼文学力量曾带头创造了一个思想高度集中、文学高度规范的文学格局。这是历史的后见,却并不明智。因为正如王富仁曾经指出的:真正的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1930年代左翼文学对学院派文化霸权的批判,与民国政府三民主义文化的斗争,在在说明它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主流文化,而恰恰相反是一股反文化专制的重要的非主流文化力量。

王富仁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内部,也还存在着其他的文艺家群体和文艺思潮,尽管他们同样关心国内政治文化界的斗争,却可能对东北作家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反而表现出一种文艺指导者的傲慢。职



《端木蕻良》,王富仁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定价58.00元

是之故,一旦认清了王富仁提供的这样一幅关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全新内部图景,我们便能准确意识到当下左翼文学批判或左翼文学辩护中的种种“遗忘”——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后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研究中,逐渐抽离了许多重要的成分,压缩了许多复杂的面向。而身处21世纪的复杂现实境况之中,我们唯有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进行历史情境的全面深度复原,才能够凸显其反抗文化专制、表达底层民众心声、忠于自我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真正的左翼文学精神。

0~3岁阅读启蒙及选书用书全攻略。

给孩子最好的早期阅读

■赵忠心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给人打底色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孩子的引路人。在孩子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家庭教育的作用无可替代。

“养不教,父之过。”重视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女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优秀文化传统。“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业已成为中国人历代相传的早期家庭教育理念。

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育观,逐步由单纯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变为追求孩子的质量。

子女数量的减少,促使家庭教育的模式也由过去的“粗放式”,逐步转变为“集约式”,即由“浅耕粗作,广种薄收”,转变为“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广大家长对孩子进行“深加工”,精细雕刻,都希望把孩子塑造成为“精品”,使之成为佼佼者。因此,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越来越引起广大家长的高度重视。

对孩子进行早期家庭教育,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诸如创造优良家风、家庭环境熏陶、家长示范、以身作则、循循善诱、树立榜样、说服教育、表扬批评、家务劳

动、实践锻炼、接触社会和大自然,等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但在众多的家庭教育方式方法中,最行之有效,也是家长最常用的教育方式方法,就是“早期阅读”。

我们之所以大力倡导早期阅读,不仅因为它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0~3岁的小孩子缺乏独立活动的的能力,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家庭和幼儿园。生活空间、环境狭窄,活动范围有限,视野的开阔性,广泛性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他们对于新鲜、新奇、新颖的事物,又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希望了解不能直接接触的新鲜事物。要开阔孩子的视野,增加见识,让孩子了解不能直接接触的外部世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广大家长对孩子进行“深加工”,精细雕刻,都希望把孩子塑造成为“精品”,使之成为佼佼者。因此,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越来越引起广大家长的高度重视。

对孩子进行早期家庭教育,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诸如创造优良家风、家庭环境熏陶、家长示范、以身作则、循循善诱、树立榜样、说服教育、表扬批评、家务劳

层次”的,但也不能忽略它的价值。小孩子只是具备感性认识的能力,更注重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早期阅读的价值,不在于理解得多么深刻,而在于让孩子通过阅读,感知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体验、感受、丰富感性知识,为将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学习、理解、掌握理性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孩子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学校的教师是要传授给孩子知识的,孩子是要在老师指导下阅读图书的。但无论孩子接受多少学校教育,老师传授给孩子的知识,孩子在课堂之内阅读的教科书,总是有限的。常言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要让孩子成为高素质的人,从容应对信息爆炸式的增长,除了学好教科书上的知识,必须要进行广泛的阅读,这样才能开阔孩子的眼界,增长孩子的见识。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生机、十分活跃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我们培养孩子教育孩子,必须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思想观念。孩子小时候,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不仅要满足孩子现实发展的需要,也必须考虑孩

子未来的发展,甚至一生的发展。

培养孩子阅读图书的兴趣和能力,进而养成喜欢阅读图书的良好习惯,必须从孩子小时做起。而“早期阅读”恰恰是一个奠基工程。

在早期家庭教育中,及时引导孩子进行早期阅读,有很多的好处:

一、激发孩子的学习欲望和阅读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只是把书本当成“纸片”,随意地撕扯,只是为听到撕扯纸片的声音,并从中获得乐趣,对图书真正的价值没有丝毫的认识。

家长通过跟孩子一起阅读图书,给孩子介绍图书的内容,让孩子对图书有所认识,增长孩子的知识,开阔孩子的眼界,增长孩子的见识,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就会引发孩子对图书的兴趣。孩子一旦对图书产生了兴趣,就会欲罢不能,欲罢不忍。

二、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是表达自己的情绪、感情、欲望、需求,进行人际交往,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必备的素养。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地

进行。但要使孩子的语言表达准确、规范化,还得靠阅读图书。

在平时,家长的语言表达毕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见得很规范;而图书的语言,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斟酌、编辑精心加工过的,不仅是准确、规范化的,也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家长原原本本地给孩子诵读图书的文字,逐步引导孩子自己阅读,不仅可以让孩子欣赏到语言的美妙,提高孩子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也有利于孩子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即写作能力的提高。

三、有效地培养孩子的注意力

良好的注意力,是孩子学习能力的基础。将来孩子入学以后,不能学好功课,能不能取得理想的学习成绩,能不能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注意力是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小孩子的注意力不稳固,容易分散,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早期阅读是培养孩子注意力的有效途径。

家长在与孩子一起阅读时,要尽可能选择有趣的,对孩子有吸引力的,适合孩子年龄特征的内容和形式。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保持高度的注意力。通过多次的训练,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会慢慢延长,从而为



《1000天阅读效应:0~3岁阅读启蒙及选书用书全攻略》,陈苗苗、李岩著,中国妇女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定价58.00元

孩子的学校教育奠定基础。

《1000天阅读效应:0~3岁阅读启蒙及选书用书全攻略》一书是作者对早期阅读系统、深入研究的结果,立意深刻,表述通俗,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年轻父母从中可以真正理解孩子早期阅读的真谛。该书的作者之一陈苗苗不仅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本书另一位作者李岩,是全国首届书香家庭获得者。他们深深理解年轻父母的心理需求,书中所介绍的早期阅读启蒙的方式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阅读此书,年轻父母不仅会倍感亲切,指导孩子进行早期阅读也更胸有成竹。